

黃宗羲全集

第十一冊

浙江古籍出版社



閱覽室

沈善洪 主編
吳光 執行主編

黃宗羲全集

第十一冊



南雷詩文集〔下〕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冊編校說明

我們將南雷文案、文定、文約以外的南雷詩曆、南雷餘集和新發現的留書、南雷雜著、南雷文鈔中的未刊文，以及散存於清人詩文集、宗譜等各種刻本、鈔本、稿本中的黃宗義詩文，蒐集彙校，編爲南雷詩文集下冊，作爲黃宗義全集第十一冊出版。

本冊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南雷集未刊文新編，收入留書一卷五篇（乾隆間鄭性、鄭大節校鈔本）、南雷文鈔一卷十三篇（馮氏伏跗室藏康熙間鈔本）、南雷雜著稿一卷十四篇（一九八七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吳光整理黃宗義南雷雜著稿真蹟本）、南雷餘集（即南雷集外文）一篇（光緒十五年蕭穆手鈔本）、黃氏攬殘集三篇（康熙四十一年黃炳抑抑堂刻本）、南雷文補遺一卷十一篇（底本不一，有稿本、鈔本、刻本、印本，詳見本冊附錄黃宗義遺著考）、明文海、明文授讀評語彙輯各一卷（據浙江圖書館藏鈔刻本彙輯）；第二部分是南雷詩彙集，收入南雷詩曆四卷（咸豐五年伍崇曜編刻粵雅堂叢書南雷詩曆四卷本）、南雷詩曆補遺一卷（從吾悔集刻本和全祖望編選、鄭大節校刻南雷詩曆五卷本、萬言手鈔南雷詩曆一卷本中輯錄）、匡廬遊錄附詩一卷（乾隆四十二年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刻本）、南雷

詩補遺一卷（據黃氏續錄、竹橋黃氏宗譜、續甬上耆舊詩等刻本、鈔本及零散手蹟彙編，詳見本冊附錄黃宗義遺著考）；第三部分是南雷詩文集附錄，收錄南雷文案、文定、文約、詩曆、文鈔、餘集、雜著諸書主要版本的序、跋、題識以及黃梨洲文集序言、舊本考、黃梨洲詩集編校說明，以示歷代整理梨洲詩文之功，舊本附錄如南雷文案之梨洲先生世譜，南雷文定之交遊尺牘、梨洲先生私諡議、梨洲府君行略，仍作附錄收入本冊，但個別純技術性的校輯例言和言之無物的頌辭則不錄。由於舊本南雷集的版本情況異常複雜，本冊又蒐集了不少新發現的資料，書末特附吳光撰寫的黃宗義遺著考之六南雷詩文諸集及散佚詩文考，以供讀者研究參考。

本冊由吳光負責搜訪版本和佚文，加以整理編校。在搜訪佚文工作中，得到了北京毛佩琦、寧波方祖猷、莊嚴、季學原等同志和北京、上海、浙江圖書館、餘姚梨洲文獻館等單位古籍工作者的幫助和支持，謹致謝忱。

吳光 一九八七年十月

附記：本冊重印時，增補了台雁筆記等黃氏遺著三種（附考一篇）、邑侯康公救災記等佚文十篇，合爲一卷。

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南雷詩文集〔下〕目錄

本冊編校說明

吳光 一

留書 一卷五篇

自序 癸巳

文質

封建

衛所

朋黨

史

留書題辭

南雷文鈔 一卷十三篇

復芹堂紀

壽伯美陳公六十文

一七

一五

一三

一一

八

七

四

二

一

董太夫人七十壽序 一九

按察使副使鄭平子先生六十壽敘 辛亥 二〇

王君調先生七十壽序 二三

家母求文節略 癸丑 二三

送鄭禹梅北上序 二七

鄉賢呈詞 二八

再辭修郡志書 壬子 三〇

輔潛庵傳 三一

陳賢母傳 三三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深柳張公墓誌銘 三五

振寰張府君墓誌銘 三八

南雷雜著稿 一卷十四篇

敕封吳孺人墓誌銘 四一

皇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贈太嘗寺卿松槃姜公墓誌銘 丁酉 四二

附：與姜淡仙思簡書 四五

錢孝直墓誌銘 甲辰 四六

前鄉進士董天鑑墓誌銘	甲辰	四八
祭馮韓卿文		五一
兩異人傳		五一
陳齊莫傳		五三
戴山同志考序		五七
范熊巖先生文集序		五九
胡子藏院本序		六一
壽徐掖青六十序		六二
諸碩庵六十壽序	癸丑	六三
諸敬槐先生八十壽序		六五
與徐乾學書		六七
南雷餘集	一篇	
怪說		七〇
黃氏攔殘集	三篇	
文僖公集序		七二

道南先生集序 七三

穎州集序 七四

南雷文補遺 一卷十二篇

裘子橫山文鈔序 七五

范文園水鏡集序 七六

友硯堂記跋 七六

與鄭禹梅書一 七九

與鄭禹梅書二 八〇

與鄭禹梅書三 八〇

與鄭禹梅書四 八一

與敕寧老姪書 八一

與萬承勳書 乙亥立秋 八二

藏書印文 八二

南雷文定凡例四則 八三

御史中丞馮公墓誌銘 辛卯 八四

明文海評語彙輯 一卷 八

明文授讀評語彙輯 一卷 一五三

南雷詩曆 四卷

題辭 二〇四

目錄 二〇六

卷一 二二三

卷二 二五〇

卷三 二八五

卷四 三〇五

南雷詩曆補遺 一卷

吾悔集詩二十三首 三三三

至孫郎埠山庵(三三三)

雪中簡鄭禹梅(三三三)

歸途雜憶(三三三)

靈隱訪三目(三三四)

大雪野祭(三三四)

過黃孚先小樓(三三四)

過諸九徵書舍(三三五)

脚氣詩十首(三三五)

二欠詩(三三八)

全祖望選本南雷詩曆卷五 二十一首……………三三九

弔劉龍洲墓(三三九)

虎丘遇蔡九霞張茂深(三三九)

至六一泉(三三九)

先覺祠移六一泉後(三四〇)

元旦洗硯(三四〇)

得吳公及書(三四〇)

夢亡友陸文虎(三四一)

苦寒(三四一)

題唐在湘湖海樓(三四一)

王不庵以易註見示(三四二)

至黃山憶沈眉生(三四二)

浴湯泉(三四二)

十二月十二日雪(三四二)

寄貞一五百字(三四三)

萬公擇見過(三四四)

聞萬公擇訃(三四四)

示百家(三四四)

萬言鈔本六首……………三四五

次門士聞余生韻(三四五)

憶舊事二首(三四五)

閏五月十六日夢壽兒二首(三四六)

梅花(三四六)

匡廬遊錄附詩 一卷三十五首

泊河口作家書二首(三四八)

黃荆埠卽事(三四八)

泊瑞洪二首(三四八)

泊昌邑山(三四九)

吳城山望湖亭二首(三四九)

開先寺青玉峽(三四九)

與嚴羽儀夜坐(三五〇)

萬杉寺(三五〇)

白鹿洞(三五〇)

白鶴觀(三五二)

淨妙寺(三五二)

凌霄巖(三五二)

棲賢寺三峽橋(三五二)

赤腳塔次韻(三五二)

天池寺文殊亭(三五二)

佛手巖(三五二)

大林寺(三五三)

香爐峯頂阻雨(三五三)

白公草堂(三五三)

圓通寺(三五三)

谷簾泉(三五四)

溫泉(三五四)

碎石(三五四)

上金輪峯(三五五)

黃巖寺(三五五)

簡寂觀(三五五)

落星(三五六)

別鄭貞一(三五六)

泊五老峯下(三五六)

雲龍寺雨花洞(三五六)

石鐘山(三五七)

小孤山(三五七)

南雷詩補遺 一卷三十八首

寄仲簡姪(三五九)

喜仲簡姪再至二首(三六〇)

哭相國徐立齋(三六一)

答宋牧仲次韻(三六二)

送內姪孫葉仲一(三六二)

憶千歲會諸老(三六二)

玉峰朱雪鴻移居(三六三)

致姜定庵乞硯(三六三)

石門山(三六四)

化安寺(三六四)

剡湖(三六四)

四明山九題詩九首(三六五)

書方千遊雪竇寺詩後(三六七)

過長林石几亭(三六七)

宋石門畫輞川圖(三六七)

懷高辰四二首(三六八)

次韻答高旦中(三六九)

聞萬公擇訃(三六九)

寒食上巳弔唐烈婦(三六九)

奉祝西村道兄五十榮壽(三七〇)

贈諸九徵二首(三七〇)

卓烈婦並序四首(三七〇)

題黃葉村莊詩集二首(三七二)

南雷詩文集附錄

文遊尺牘二十六篇

錢謙益等 三七三

梨洲先生世譜

萬斯大 三九四

文孝梨洲先生私諡議

萬言 三九七

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	黃百家	三九
南雷文案序	鄭梁	四〇
吾悔集序	萬斯大	四三
南雷文定序	靳治荆	四三
南雷文定四集序	徐秉義	四四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全祖望	四六
南雷文約序	鄭性	四七
南雷文定五集序	沈廷芳	四八
南雷文定五集識言	黃千人	四九
舊詩序 三篇	艾南英等	四二
重刻南雷文定跋	伍崇曜	四三
南雷文鈔題記	徐時棟	四七
南雷文鈔跋	馮貞羣	四八
南雷餘集跋	蕭穆	四八
南雷雜著稿真蹟前言	吳光	四四〇
黃梨洲文集序言	嵇文甫	四四三

黃梨洲文集校輯例言 陳乃乾 四四八

黃梨洲詩集編校說明 聞旭初 四四九

黃宗羲遺著考(六) 南雷詩文諸集及散佚詩文考 吳光 四五一

再版增補卷 吳光 張如安輯校 四九七

黃氏續鈔三種

台雁筆記 一名台宕記游 一卷 四九七

登西臺慟哭記 卽西臺慟哭記初註本 一卷 五一〇

讀龜山先生字說辨 一卷 五一一

附 關於台雁筆記等三種黃氏遺著的考辨 吳光 五二四

黃宗羲佚文十篇

.....

.....

.....

.....

.....

.....

留書

※

一卷五篇

自序

癸巳

古之君子著書，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僕生塵冥之中，治亂之故，觀之也熟；農瑣餘隙，條其大者，爲書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則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來，著書者何限，或以私意攙入其間，其留亦爲無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洲老人書於药院。

※本書據寧波文管會收藏之馮貞羣伏跗室藏乾隆間鄭性鄭大節校鈔本輯錄。原書八篇目，其中田賦、制科、將三篇有目無文。鈔者謂已入明夷待訪錄，故不錄。又，文質、封建二篇又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鄭柘手鈔南雷文鈔本。

文質

蘇洵曰：「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爲不然。夫自忠而之於文者，聖王救世之事也；喜質而惡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趨而之於質，雖聖賢亦莫如之何矣。

人徒見宮室棺槨輿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見饋食之禮，殷之時備於夏，周之時備於殷，遂以爲自忠而入質，自質而入文，由人之喜惡而然也。人誠喜文而惡質與忠，則宮室棺槨輿服俎豆之制宜日趨於煩，吉凶相見饋食之禮宜有加而無已，何以皮弁廢爲巾幘，鼎彝廢爲陶旒，易車以乘馬，易贄爲門狀？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則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設折俎，薦脯醢，酒清肴乾，賓主百拜，而後脫屣升堂乃羞。今賓至而羞，則是古者燕飲之事矣。古者設奠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諤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今無尸而厭，則是古者祭殤之禮也。唐有孫昌胤者獨行冠

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豈惟冠禮乎哉？凡禮之存於今者，皆苟然而已。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吾見世運未有不自文而趨夫質也。

當周之盛時，要荒之人，其文畫革旁行，未嘗有詩、書、易、春秋也；其法門殺，未嘗有禮、樂、刑、政也；其民射獵禽獸爲生業，未嘗有士、農、工、賈也；其居隨畜牧轉移，未嘗有宮室也；其形科頭露紒，未嘗有冕服也；其食汙尊抔飲，未嘗有俎豆也；其居處若鳥獸，未嘗有長幼男女之別也。然則同是時也，中國之人既喜文而惡質與忠，彼要荒之人何獨不然與？是故中國而無後聖之作，雖周之盛時，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後聖有作，亦未必不如魯、衛之士也。其謂喜文而惡質與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聖人相續而治，其功不可爲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其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厲王發龍鰲而使婦人裸而譟之，夫非喜質之過乎？然則先王使忠之變而爲質，質之變而爲文，其勢若此之難也。昔者由余之語秦繆公曰：「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虞舜作爲食器，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爲酒器，三，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布采，而樽俎有飾，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茵席雕文，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